

九个炊事员

■谢方祠



“九个炊事员、一口行军锅”，是红军长征中著名的故事之一。长征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最具史诗色彩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其行军路线之漫长、战斗程度之激烈、自然环境之艰苦，为人类战争史上所罕见。在频繁的作战和艰难的行军中，炊事员既要肩挑背扛必要的炊具，又要尽力保障官兵能喝上开水吃上热饭，任务十分艰巨，体力消耗极大。本文记述了红3军团某连9个炊事员克服重重困难，保障该连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感人故事。这9个炊事员尽职尽责，默默奉献，前仆后继，勇于牺牲，用自己的生命保证了战友们在长征途中“除了战斗减员以外，没有因饥饿而牺牲一个人”。他们用生命传承的不仅是一口普通的行军锅，更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使命担当。

长征的时候，我在三军团的一个连队里当司务长。我们连只有九个炊事员，炊事班长姓钱，小矮个子，面皮黝黑，平时不大说话，是我们江西吉安人；副班长姓刘，中等身材，好说个笑话，是江西兴国人；挑水的老王，也是我们老乡。其余几个人，可惜我把姓名都忘记了。那时候，天天行军、打仗，上级为了减轻炊事员的负担，规定每人只准挑四十斤，可是，他们都打了埋伏，把粮食装在铜锅里，每个人都挑有六七十斤。开党小组会的时候，他们还给我提意见，说我只知道照顾炊事员，不关心战士，万一到前边弄不到粮食，部队吃什么？他们都是为战士着想啊，我没有什么话说，只好让他们多挑些。

行军路上，炊事班最热闹：锅碰撞，刀碰撞，“叮叮当当”乱响一阵；副班长老刘还不时讲个笑话，唱个山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战士们一见到就说：“看，我们的炊事班来了！”走得高兴了，他们还打着哨子飞跑，就像六七十斤的挑子没放在肩上一样。可是，炊事班在行军中是最辛苦的。中途部队休息，他们要烧开水给指战员们喝；宿营时，他们又要安锅灶、劈柴火、洗菜、煮饭，每夜只睡两三个小时。

部队进入广西之后，山区人家少，粮食供应有了困难，这就更加重了炊事班的工作。他们经常要翻过好几座山，跑到部队的最前面去买谷子。谷子须把皮碾碎才能吃，有一次，他们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小石磨，班长怕以后找不到石磨，就花钱向老乡买了下来。于是炊事员又增加了这一百三四十斤重的笨家伙。后来，副班长又在路上拾到一个破筛子和一个破簸箕，也把它挑上了。从此，炊事班不再叫戏班子，而被战士们称作“小磨坊”了。

不久，部队在贵州土城的东南山上阻击敌人，我们连坚守在前沿阵地上。炊事班被隔在后面，几次派人送饭都被敌人打回来。战士们一天一夜没吃饭啦，副班长急得围着锅灶直转圈。他和几个炊事员嘀咕了一阵，对我说：“司务长！让我和老王再送一次吧！”他把饭背在身上，就跟老王走了。我们站在山头上看着他们，只见老王在前，副班长在后，飞快地从敌人的封锁线上跑过去。我们正想拍手叫好，敌人的轻机枪响了，老王一个跟头栽倒了，紧接着，副班长也倒下了。我和战士们一阵难过，都认为他俩牺牲了。谁知到了半夜，他俩又回来了。副班长开玩笑地说：“我们又闹王爷爷那去报到，可小鬼不让我们进门！”原来他们是为了欺骗敌人故意倒下的。靠他们的机警，到底把饭送上了阵地，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一出贵州，炊事班就闹眼病，两只眼红通通的，肿得像桃子，但他还是挑着七十多斤的担子，拄着棍子跟着部队走。开始，他的眼睛只是淌眼泪，后来流起血水来，可他还不闲着，总要找点活儿干。

进入雪山之前，上级通知我们轻装。我们把不必要的炊事用具都扔掉，只挑着可供全连吃一两天的粮食。另外，每人还带了些生姜、辣子和十几斤干柴。梁子大山很高，部队整整爬了一天。山上空气稀薄，到处是白茫茫的积雪，树枝上也都是冰花。爬到山顶，有人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可是一坐下就起不来了。炊事员便赶紧上去喂生姜、灌辣子水，把他拉起来。这时，炊事员又都变成了卫生员。炊事班的口号是：“不让一个战士牺牲在山上！”但就在抢救战士的时候，有两个炊事员却倒下了，不论我们怎么喊，怎么喂生姜、灌辣子水，都无济于事。这是我第一次悲痛地看着炊事班的战友牺牲在身边。

到了毛儿盖，部队休整了一个时期。在这里每人又准备了十天干粮，我们炊事班还多准备了一些青稞麦。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炊事班长又向我提议：“司务长！战士们走烂泥地，脚都泡坏了，不烧点热水烫烫脚怎么办呢？”我不是没想到这一点，而是觉得草地行军炊事员比战士更辛苦，担米、做饭已经够受的了，怎能再加负担呢？我没同意。可是一到宿营地，他们就把洗脚水烧好了。战士们都异口同声地赞扬炊事班。

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一天早上，一个炊事员挑着铜锅在我前面走，忽然身子一歪倒下去，一声不响就牺牲了。第二个炊事员从我身后跑过去，铁青的脸上挂着眼泪，拾起铜锅又挑起来。

草地的天气变得快极了：一会儿是狂风，吹得人睁不开眼；一会儿又是暴雨，淋得人直起鸡皮疙瘩。正午，雨下大了，部队停下休息，炊事班赶忙找个地方支起锅，烧姜汤、辣子水给战士们解寒。汤烧开了，刚才挑铜锅的炊事员端着碗往战士手里送。他刚把姜汤递给战士，便一头栽倒在地，停止了呼吸。仅仅半天工夫，眼睁睁地看着牺牲了两个同志，怎能不伤心呢？

第五天晚上宿营时，连长要给炊事班补充几个战士。这事让炊事员们知道了，他们推举班长去见连长。班长对连长说：“连长，绝不能在连里抽人，影响部队的战斗力。牺牲同志的担子，我们担得起！”连长考虑了一下，觉得他的话有道理。那时候我们连经过几次战斗，一百多人只剩下三十多个，也实在不能再往炊事班里调了。

刚到后半夜，老钱偷偷爬起来烧开水。我知道他昨天还发高烧，要他休息，但他怎么也不肯休息。于是我便起来帮助他。我望着他矮矮的个子，消瘦的面孔，不禁想起许多往事。我们是邻居。他没有一个亲人，是孤零零的穷汉子。后来我们家来了红军，他就参加了革命。那时我还在家里，他常跑来找我：“老谢！你还不快参加红军？蒋介石骑在咱们头上拉屎，三天两头‘围剿’、进攻，你能咽下这口气？”在他的宣传和影响下，我才参加了革命。长征路上，他最辛苦。行军时，几十斤的担子挑在肩上，从不让别人换；宿营时，总是要别人休息，却把活儿抢过去自己干。长此下去，他瘦得皮包骨，大家劝他多注意身体，可他总是说：

“没关系，我又能吃，又能睡，累不倒。”他对战士非常关心，就是在连续行军的情况下，也千方百计想法改善生活。打土豪分到了腌鱼、腊肉，自己从来舍不得尝一尝，全都留给战士们。因此，战士们一提到他，总是非常自豪地说：“有我们的钱班长在，就别愁饿肚子……”

我正想着，班长又在旁边催促我：“老谢，你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就行了。”他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借着火光，我发现他脸上滚动着黄豆大的汗珠。我觉得有点不对头，刚要问他，只听到他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老谢，给我点水喝！”这时水开了，我忙把锅盖掀起来，忽听身后“扑通”一声，回头一看，老钱倒在地上不动了。我急忙走前几步伏在他身上，叫着，喊着。灶膛里火光熊熊，他的身体却在我的胸前渐渐变冷了。有的人死在战场上，有的人死在酷刑下，而我们的钱班长却死在他的岗位上——锅灶前。

炊事员们醒了，连首长、战士们都来了，大家沉痛地淌着泪。

第二天，铜锅又被另一个炊事员挑着前进。每天宿营，部队还是照常有开水和洗脚水。

部队到达陕北的时候，那口铜锅担在我的肩上。连长看见了，低下了头；战士们看见了，流出了眼泪；我呢？眼泪早就干了。大家嘴里不说，心里都知道，炊事员们全牺牲了。可是，在最艰苦的长征中，我们连的战士，除了战斗减员以外，没有因饥饿而牺牲一个人。而那口标志着烈士们功绩的铜锅，仍被珍贵地保留在我们连里。

谢方祠 出生于1907年，江西泰和人。文中身份为红3军团某连司务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总后绥芬河基地转运站站长。1979年1月逝世。



誉的勋章，都做成了星星的形状，在一个时代里闪闪发光。杨根思、邱少云、孙占元……这些英雄，没有一位见过授予自己的勋章。为了胜利，他们在前进的路上，甘愿做一块普通普通的石头。

除了这些赫赫有名的英雄，还有更多平凡的没有留下姓名的英雄，甚至他们的灵骨，有的还遗葬在异国的土地上。环视那些他们曾经使用过的物品，上面也许还保留着他们的指纹、他们的血迹、他们的心跳。那些水壶、皮带、日记本、那些锅头、留着子弹孔的军衣、那些止血钳、电台、枪械，还有志愿军战士无名的血书和那些著名的决心书。有的血书字迹模糊，有的甚至还有错别字，然而每一封都言之凿凿，如钢如铁。每一封决心书，都可能是一封遗书。有一位叫沈维的战士写道：“保证做到硬骨头，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不喊。打掉一只手，还有一只手同敌拼，只要有我，就完成任务……”

有人说，来人世一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可在战争里除了死亡，勇士们还有更大的事。因背后有祖国，有亲人，就是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

与红色的温暖重逢，我重新品味和斟酌着“最可爱的人”这个词。突然觉得，对未来，我们或许可以更深入地去热爱，去挚爱，去深爱。因为那些弥漫的红，它们的光荣与疼痛，都永远凝结在了我们心上。

流入血脉的红

■李庆文

在眼前。黑褐色的铁是冰凉的，而我的胸口却是滚烫的，有如一道火光猛烈地穿过了我的胸膛。我曾写过一首歌，叫《写给黄继光》，试图穿过时空与这位老兵对话，打开他的心灵密码：“问问他那一刻怎么想，我想他一定会告诉我，这才是男人的胸膛。挡得住风雷与雪霜，挡得住烈火与刀枪。当他站立时山河苍茫，当他倒下时百花绽放……”

在这里，我还看到了从甘岭高地上带回来的枯树和岩石土。两截看起来孤独沉重的木桩呈现出冷灰的土色，早已无法辨认是一棵什么树，只有布满树身的密集弹痕历历可见。旁边木盒里存放的是岩石粉末，还有一盘被炸断50多次的电话线，黑色的胶皮已多处破裂，裸露出金属线。“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呼喊，仿佛仍在耳边激烈回荡……

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通过眼前陈列的一切去还原和想象一场战争的惨烈，以及他们的英勇和智慧。比如张桃芳和刘光子，在一次阻击战中，张桃芳

以一己之力，在32天中以436发子弹击毙击伤214名敌人，令敌闻风丧胆。历史图片中，张桃芳卧姿持枪，眼神冷绝，步枪两侧空弹壳堆积，成为“神枪手”的杰出代表。刘光子则是依靠胆魄和智慧，孤身一人靠一把冲锋枪扫射，投掷手雷，趁烟雾冲入敌群大喊“缴枪不杀”！敌人一时被他的英气吓到，纷纷举手投降，整整63名敌人被一名志愿军俘获……他用过的冲锋枪，枪口虽已冰冷，但仍能感受到昔日的火光四射。隔着空握住的这把冲锋枪，我在想，如果我是当时的刘光子，自己的勇气够不够？智慧够不够？热血里的钢铁够不够？

在这里，我还看到了空战英雄的许多遗物，尤其是烈士孙生禄生前戴过的飞行眼镜和使用过的钢笔。去年，我受出版社之邀创作孙生禄烈士的生平传记。睹物思人，那副眼镜是装下过整片天空的那支钢笔是写过温暖家书的。故人已逝，我们因思念而和他们永在一起。

展厅里还有那么多代表着至高荣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都说秋天是金色的。而在 my 眼里，北京的秋天更是红色的。红得层林尽染，红得慷慨悲壮，红得温暖可爱。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场所。那首高唱了70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其曲谱手稿就保存在这里。指导员麻扶摇和作曲家周巍峙创作战歌的故事，我们早已耳熟能详。手稿上斑驳的字迹和音符，虽只有寥寥几行，但只要一看到那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胸腔里就会情不自禁地迸发出歌声。那么多年轻的军人的背影，看上去都那么的毅然决然。

在这里，我看到了黄继光的勋章、立功证书和喜报，经历了近70年的日月淘洗，似乎仍能抖出带着血迹的残破弹片。在他牺牲处挖出的爆破筒，也赫然



雪山之巅（中国画）李庆文

李庆文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那年初冬，我踏上西行的列车，从沂蒙山来到天山脚下，成了一名新兵。

当兵报国，从小就深深地埋在了心里。如今这个愿望实现了，本想让心情好好放个假，可到了新兵连才知与我想象中的军营简直是天壤之别。

第一天，班长对我说：“穿上军装就不是老百姓了，军人就是要严格要求自己。现在我们就从整理内务开始。”叠被子是整理内务的一个最主要内容，要求方方正正像个“豆腐块”。可我们这群新兵叠了好些天，也叠不成“豆腐块”。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就说：“叠被子叠不出将军，又学不到本领，干吗要这么折腾？”班长李润良是甘肃白银人，性子急，听了我的话，对我大声说：“没错，叠被子是叠不出将军来，但叠不好被子肯定当不了将军！懂吗？”

那时候，我确实什么都不懂。被班长臭骂一顿，晚上在被窝里偷偷地流泪，心想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新兵连的训练紧张而又艰苦。记得第一次训练，初来乍到那种跃跃欲试的兴奋和美好憧憬在军姿定型中荡然无存了。仅是半小时的“不得在队列中随意乱动”，脚跟便麻得没有了知觉。班长虽然在对生活上对我们很照顾，但在训练场上却铁面无私。他经常对我们说，连苦都吃不了的人，能叫男子汉吗？

我当兵前就在政府机关搞新闻报道，常被称作“小秀才”。由于肚子里有墨水，便时常在新战友面前卖弄一下，几许优越感也油然而生。但班长却对我不屑一顾，成天把“对我负责”挂在嘴边，训练上经常给我“开小灶”，让我苦不堪言。那时，我难以理解班长，常在背地里骂他是冷血动物，不该这样“折磨”我。

新兵连里的紧急集合，至今还记忆犹新。一天晚上，我们累得不行，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突然，一阵急促的紧急集合哨音打破了夜晚的寂静。

“快快快，紧急集合！”睡在下铺的副班长王任军，几乎是床上弹跳起来吼道。“快开灯！”黑暗中不知谁喊了一声。“不许开灯！”班长低声喝止。

顿时，宿舍内乱作一团。穿衣服的、找袜子的、摸鞋子的……黑暗中弯腰打背包，不是你挤我，就是我撞你。要么两人拉了同一根背包带，扯了好一阵子才知道拿错了。有的战友看着其他人冲出了宿舍，情急之下把鞋都穿反了。一时间，洋相百出。

“动作麻利点，门外集合！”班长在我们的一片慌乱中催命似的嚷嚷。

前两天刚练习过打背包，那是在白天。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明明有灯却不让开，这不是折磨人嘛！我气呼呼地嘟囔了几句。几分钟过去了，我像捆柴火似的总算捆好了背包，手里抱着背包还提溜个脸盆，冲出了门外。

半小时后，情况解除了，我们满头大汗、喘着粗气回到了宿舍。“开灯！”班长命令道。顿时，一道明亮刺眼的灯光照得我眯起了眼睛。不开灯倒好，我的天，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青藏高原

■喻晓

车过青海湖

草叶上的露水
马背上的汗水
牧羊人的泪水
汇成了青色的海

清澈的如生命
苦涩的是生活
苍穹之下，群鸟如花瓣纷飞
丰富了高原的表情

时间风干了天空的云朵
烈日淬炼了荒原的石头
在这里生存的
每一个叶片
每一条根须
每一朵花儿
和每一句诗歌
都是生命的强者

唐古拉山雕像

我的祖国
总是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军人
也总是把最高的荣誉授予军人
无数热血沸腾的生命
凝成了这崇高的雕像

难忘新兵连

■王宁

这叫什么集合呀，用“丢盔弃甲”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有帽子戴歪的，有没系鞋带的，有扣错扣子的，有背包散了的，还有一个新战友的裤子竟然反穿着，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那次紧急集合让我彻底明白，要想成为一名合格军人，必须练就一身过硬本领。

在新兵连我才明白，为什么信是要“盼”的。离家千里，没有父母陪伴，觉得自己就像茫茫大漠里一株孤单的小树。一封封信件寄出后，便是难熬的等待。尤其新春佳节，想家的心情更加强烈。几时的伙伴和同学的影子不断涌上心头，但最想念的还是父母。终于收到家信了，父母除了告知家中一切平安，余下的几乎都是叮咛：“孩子，在部队好好干，给家里争口气……”

这以后的日子，我再也没有叫过一声苦。凛冽的寒风中，我和战友们在操场上昂首挺胸地站军姿，虽冻得瑟瑟发抖，却全然不顾；饭前要唱歌，尽管跑调，却有了军人的精气神；5公里武装越野，更是咬牙练就了“飞毛腿”；历经一番苦练、猛练，我还成了“神枪手”。辛勤的汗水浸泡着来之不易的成功，也见证了由一名普通老百姓到合格军人的转变。

新兵连生活结束了，我和班长也结下了铁一般的友谊。当班长拥抱我的瞬间，我对班长曾有的不解和怨恨都随风而散了。

当兵20多年了，但新兵连生活始终是走向合格军人的第一站，更是我走向成熟的一笔宝贵财富。感恩、感激、感谢那段酸甜苦辣、摸爬滚打的岁月，给我提供了成长成才的平台，磨砺了我的意志，让我在最灿烂的年华实现了蜕变。我时常想，做什么样的人才算男子汉？在新兵连时那种热血沸腾的生活，让我领悟到：不向艰难困苦低头，并坚持到底，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这是一棵常绿的树
扎根在整个青藏高原
穿越冰雪与罡风
穿越蛮荒与死亡
他们站在这里
站成了永恒的碑

我闻到了汗的气息
闻到了烈酒与热血的气息
我的目光与无数的目光相碰
感受到了坚贞的信念
无限延伸
感受到了青春的火焰
永不熄灭

这是力与美的象征
是旗帜，也是宣言
让历史，让后代，让每一个行人
记住那些无名的开拓者
和建设者

兵车行

一如军旅，迢迢几千里
总是以行军的方式，结伴疾驰
在这样的高度
脚下应该有天风，有云彩
我们把对辽阔高原的赞美
丢在烟云里

路在天边飘动
一盘长长的影带
给每一个初上高原的人
放映悲壮的英雄故事

“上线”的次數
记录在司机的档案里
我们怀着敬爱
读军人的生命
和他们的荣誉